

# 旅日僑領

## 楊承錦的故事

● 凌哲濱

### 父親是陳紹寬老友

我一向是中外雜誌的忠實讀者，近讀本誌第五十二卷第四期（即民國八十一年十月號）刊載莫珍莉所寫的：「懷念旅日僑領楊承錦」一文，又審視所附插圖照片六幀，文圖並茂、音容宛在；於讀文看圖後，不禁熱淚盈眶，這位傳奇性的人物，竟猝然撒手塵寰，哲人其萎，懷念他的豈僅其生前的「紅粉知己」而已？！

恕我唐突，因不知該文作者莫珍莉是位小姐或女士，只好直呼其名；她固以生動的文筆，將楊氏生平事功描繪了出來。但，因我和楊氏是三代世交，又誼屬同鄉同事，多重的關係，以及半個世紀歲月所累積的友情，對楊氏生前逸事趣聞，自信比莫珍莉所知為多。她在文中已敘述的，茲不贅述；今只將她所遺漏的，有關楊氏傳奇性的部份，補記如后：

楊氏是福建省林森縣人。林森縣位於閩江之濱，與清末民初的南方海軍基地馬尾（位在閩江口）近在咫尺，在江岸看鼓浪來往的大小軍艦，是他童年樂趣之一。

他的父親有兄弟三人，即龍勳、為仁和龍華；他是老二為仁所生，其自幼時敏而好學，及長先後畢業於福州格致中學，師範學校及醫學院。適民國肇始，為報效國家，遂與祖籍閩侯的同窗陳紹寬，一同赴馬尾考入福建海軍學堂。卒業後，陳紹寬分發到軍艦上工作；時閩系軍閥和奉系張作霖暗中有交往，乃派為仁公以少校軍醫官名義，前往東北哈爾濱及瀋陽擔任連絡官，不一年積功晉升中校。

在民初軍閥割據時代，那有永久的朋友。民國十四年秋，南方軍閥皖心奉系張作霖大軍渡江南侵，於是浙江孫傳芳召集浙、閩、皖、贛、蘇五省軍事代表，議決一致擁戴孫傳芳以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率軍北攻奉張。以致閩、奉兩系決裂，張作霖認為楊為仁是「間諜」，下令通緝；幸楊機警化裝逃回家鄉，仍任軍職。

民國十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間，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孫傳芳五省聯軍大戰於福建永定、漳州及泉州地區，孫軍兵敗，楊為仁和福建督辦周蔭人等同被通緝，潛逃避難。以後的「閩變事件」，國府當局誤以楊為仁涉嫌，又第三度被通緝，幾遭不

測。這時，他的同窗兼同鄉的老友，對他非常敬重的陳紹寬，因「站對了邊」，已升為海軍部次長，後來高陞為海軍總司令等要職。而他祇因「站錯了邊」，屢遭通緝，四處逃亡保命。他的三弟龍華怕受牽連，遠赴日本經商謀生。

從此，為仁公認為「政治」是最骯髒、最齷齪、最陰險、最不分青紅皂白的玩藝兒。此後情勢緩和，為仁公的同窗好友陳紹寬實為海軍總司令，但他不願沾同學同鄉的光，毅然辭卸軍職，受聘於福建省長樂縣私立培英中學任教，因教學認真負責，旋被長樂縣府選任為縣立中學校長。教學之餘，精究岐黃，常義務為當地貧苦病患把脈，受惠者無數，他有時感慨地說：「良醫濟世，庸相誤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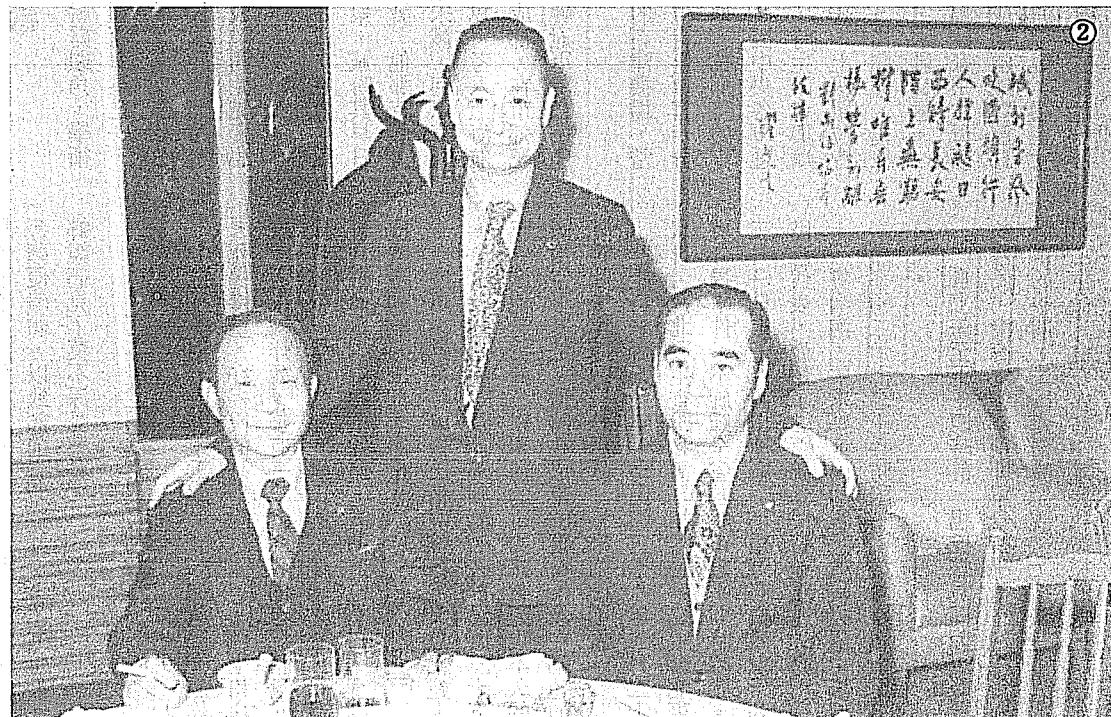
### 熱愛祖國在台投資

民國六十一年九月，日本罔顧道義，片面廢除中日和約與中共建交；當時有些旅日僑領凜於中共的氣焰及日本的親中共態度，見風轉舵。惟為仁公的獨子楊承錦，旅居日本已二十三年，事業有成，仍堅絕擁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。那



①楊承錦（中立者）與王洪鈞夫婦（左一、二）毛樹清（右一）林穆嚴（右二）  
在餐會中合影。

②楊承錦（中）與本社發行人王成聖（右）前考選部次長鍾義鈞（左）合影。



一年立法院首次辦理增額立委選舉，國內黨政及僑務當局敦促他出馬角逐日本地區僑選立委，但其父爲仁公獨持異議：要他心不旁鶩，專心經商，何必到骯髒齷齪的政治漩渦裡做一名小政客；成天耍嘴皮子，放言空談，甚而拉扯打鬧，搞不好惹來殺身之禍，連累家人。要是真的愛國，何不回國投資，做點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實際事情。楊氏是個孝子，遂接受父親的勸告，打消角逐僑選立委念頭；響應政府號召，陸續回國投資。

實在說來，楊爲仁和楊承錦父子，生不逢辰；在我國近百年戰亂頻仍，政局動盪的歲月裡，都成了悲劇性的傳奇人物。爲仁公允文允武，精究岐黃，又忠於其主，惟「站錯了邊」，三次被通緝；所幸大難不死，享壽八十有五，最後得到善終。其子承錦則沒有那麼好的福氣，生於憂患，在戰亂中成長，於辛苦中創業致富；晚年卻在妻子、兒子、女兒與情婦爭奪龐大財產的大騷亂中「離奇死亡」，真是一幕現世的不顧親情，骨肉相殘的人倫悲劇。

但，這位悲劇性的傳奇人物，他的一生可有「警世」的作用；生平行誼，較其父更富有傳奇色彩。

他是家中的長子，其母林韻玉女士系出福建林森縣望族，與爲仁公婚後伉儷情深，育有子女三人。他生於民國五年三月十四日，是家中長子也是單傳獨子，下有兩個妹妹承珍和承欽。當爲仁公出外打拼，亡命奔走時，其母含辛茹苦，獨力操守家業，撫育他們兄妹三人，循爲賢妻良母型的典範。

## 儀表英挺資質聰敏

他在中學時代，資質聰敏，嶄露頭角，學術科均名列前茅；兼之福州爲五口通商海港之一，自易接受新思潮影響。他那時既羨慕其父爲仁公能遠遊東北，轉戰各省。復崇拜起義於廣州的七十二烈士中，福建省就佔了十九人，萌生見賢思齊之念。

由於，他的儀表英挺、抱負不凡，在家中又是獨子；其母抱孫心切，說媒者衆，咸盼其早日完婚。詎料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，他那時熱血沸騰，年才二十一歲，認爲倭寇未滅，何以家爲。乃深夜留書出走，毅然投筆從戎，考入上海航空機械工程學校。後隨軍轉進至成都，在市郊靶場一次射擊比賽中，技冠全軍，獲冠軍獎杯一座。

他隨空軍後勤單位駐守市郊的新津機場，當地的「袍哥大爺」江翼州，對這位青年軍官十分賞識，願將其長女江淑瑤許配給他。按那時的軍紀規定：軍官結婚須經上級批准。因中央各軍種初度入川，常以語言習俗的隔閡，時生誤會與摩擦。爲使軍民和諧相處，共赴國難，上級單位皆樂意促成這樁婚事。婚後連續生下楊蘋蘋、楊筱蘋兩個女兒。以致當地軍民相處，水乳交融。

楊氏離家從軍，初先有信向福建家中父母報平安；遠赴四川後，萬里迢迢，成渝兩地頻遭日機空襲，自是音訊不通。尤其其他的母親林韻玉女士，母子連心，耽心其獨子在戰亂中的安危，惟有所求神明保佑，由她的兩個女兒承珍，承欽陪

同在林森、長樂及閩侯等地區，進廟就燒香，見菩薩便磕頭，以致額前青紫浮腫；天下父母心，鄉親們見了莫不深受感動。

## 二二八驅散暴民群

抗戰中期，成都跟重慶一樣，迭遭日機濫炸，死傷慘重。在楊氏的駐地附近，有一個七口之家，六人被炸死，僅有一年近六旬的老婦活著，孤苦無依，景況淒涼。楊氏動了惻隱之心，每月自其微薄薪餉中扣下餘錢，濟助這位老婦，直到抗戰勝利離開成都才停止。

空軍後勤單位以楊氏精明幹練，又是福建人，會講「閩南話」及「福州話」，於民國三十五年春派他赴台灣，以單薄的軍力接收光復不久的岡上空軍基地。他將在成都的妻子，及在福建的雙親和未出嫁的二妹承欽，接來岡山團聚。

詎料來台第二年，即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，台北發生查緝私酒，招致民衆搗毀台北專賣分局事件，不旋踵全省各縣市幾乎同時騷動。三月一日上午，岡山地區一小撮野心偏激份子和民意代表，鼓煽了一百餘暴民持械至基地營門前，氣勢洶洶，要求基地內的官兵繳械投降；楊氏奉命率領二十七名士兵阻防，兩方相距約七十多公尺。

自上午至下午四時許，楊氏瞥見圍困軍營前的暴民，漸有倦容；他即單身持手槍一把，步向兩軍的中間，用閩南語喊話說：「槍械是軍人的第二生命，槍在人在；誰要我繳械的人，請站出來和我單挑決戰，不准放冷槍，一個一個的來。」

我輸了死了，聽憑你們宰割，你們輸了，就請解圍回家，今後和平相處。」

他突然不顧自身安危，挺身而出的冒險舉動，不僅使迎面對峙的暴民愣住了，也叫他屬下的士兵捏一把冷汗，這時有兩條不知死活的野狗，從路旁竄到營門前的空地上，楊氏隨手連放兩槍，兩條野狗頭部中彈應聲臥血泊中。槍聲驚嚇了在附近田埂上覓食的雞群，飛奔亂逃；他又連開三槍，有三隻雞倒在暴民前面，搗動著翅膀哀叫掙扎。

「各位鄉鄰，願意跟楊某單挑決戰的，請站出來！」可是久久不見動靜，於是楊氏以溫和的語氣說：

「咱們大家都是中國人，軍民一家；這樣對峙下去，解決不了問題，天色已晚，家中的妻兒子女等著你們回去吃晚飯。我建議大家都撤走吧！天底下沒有解決不了的事，咱們改天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談吧！」

「這位姓楊的軍官說的有些道理，改天再商談，今天大家都累了，各自散隊回家吧！」幾位年長的民意代表和鄉紳，看到躺在面前血泊中的五隻雞狗屍體，臉色蒼白，神情沮喪。他們咬一陣耳朵後，宣佈散隊撤走；於是那些被夥脅的暴民皆頹喪地一哄而散。

驅散暴民，營地解圍後，上級主管非但不獎勵他，反而斥責他只知道匹夫之勇，躁進心切，敵眾我寡，罔顧營區官兵眷屬安危。萬一出了一子，豈不像嘉義營區激戰數日，雙方死傷累累。兼之，當地暴民鐵羽而歸，恨他入骨，揚言要放

火燒他的家屋洩憤。

## 赴日經商守信守份

楊氏於心灰意冷之餘，於民國三十七年轉業到台南C A T（民航空運公司）服務。他對航空機械工程很有心得，在C A T服務期間，他日夜沉醉於研究工作，經常在乘坐交通車時，為了思考一個問題，往往車子開過了站還不知道。他的這種廢寢忘食的研究精神，深獲美籍工程部門主管讚賞，遂於民國三十八年春調他往日本東京市郊立川機場服務。這時南、北韓情勢緊張，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統率的駐日佔領軍，大批空運南韓，欲徵調楊氏赴漢城服勤。因楊氏是獨子，其妻江氏只生了兩個女兒，因感情不睦分居，故而不久雙方協議離婚，當時他在台父母均反對他調往南韓工作。

楊氏是個孝子，接受父母勸告，辭去C A T高薪職務。復得到早年赴日經商的三叔龍華推荐，先後認識祖籍福建的旅日僑領林水峻、張和祥、吳寶祺、薛來宏等，合夥經商。其中林水峻已擁有幾家店舖，娶有兩房日籍妻室，年邁體弱多病，育有子女三人，除長女林寶珍（日名揚早智子）年十八歲；長子林峻寶、次女林峻子均年幼，事業乏人照料。遂於民國四十年將接受日本教育的長女揚早智子許配給楊氏為妻，翌年生子楊源華，又過兩年生女楊文華。楊氏為使林、楊兩家子女不忘中華文化，接受祖國教育，先後將其子楊源華，及林家長子林峻寶，次女林峻子送回台灣唸書。

他初辭去C A T工作時，可以說身無分文，完全得力於他的守信、守時、守分、勤勞、刻苦以及研究精神。這些美德，使他獲得前述四位福建鄉長的充分信任。他於婚後仍不懈怠，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以上；在餐廳和酒館裡，向老廚師學會做各種精美的佳餚，向老酒保學會調製各種香醇的銘酒。當那些老廚師和老酒保休假，請假或「拿躄」時；他便捲起袖管，戴上白帽子，繫上圍布，進廚房炒菜或進吧檯調酒，幾乎什麼活都幹，什麼苦都吃。

## 不眠不休任勞任怨

他幫人做事，認真負責、不眠不休、任勞任怨；且將所賺的錢一分一文的積蓄下來。由於他的克苦、勤儉與努力，才能得僱主的信賴，才能白手起家。

一九五〇（民國卅九）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，日本成了盟軍的轉運站及軍火庫。於是，他把積蓄的資金，開設餐館及酒館，這時大批的盟軍駐紮東京，尤其是酒館與酒吧的生意特別興隆，每天凌晨打烊時，和年僅十六歲的日籍女店員洋子，清點一堆堆花花綠綠的美鈔，心花怒放，幾乎忘記了整天勞累的疲乏。故此，他倆從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，以後且悄悄地給他生下一個兒子，中文名字叫楊建華。

受韓戰之賜，東京市區中心商業逐漸興旺，幾位福建籍僑領中如：吳寶祺開設的「新橋亭」大餐廳，「夜來香」咖啡廳，以及張和祥獨資開設的「山王」大飯店等，都是二十四小時營業，

四班樂隊接力演奏，顧客日夜川流不息。他們合資創立的華僑商業合作社，其規模像一家銀行，成了華商金融的樞紐。

這時，他已積儲了一筆鉅款，準備購買土地興建像樣的餐廳及飯店。可是，他又不願在市區中心發展餐飲事業，和栽培他，愛護他的幾位鄉長競爭；於是，他決定在東京都邊緣地與市郊地區，大批購買土地，俟新都市發展情形再建築店舖。因那時的市郊仍頹垣殘牆，荒煙蔓草的偏僻地帶；遭美國B 29重轟炸機所投燃燒彈摧毀的殘破景象，斑斑在目，地價十分低廉。他為買土地，跑遍全東京郊區，發現葛飾區的龜有，足立區的北千住及淺草區的田園，皆是東京地下鐵計畫興建的國鐵駅前（即車站）的土地。他將此構想告訴張和祥，張稱讚他有眼光，贊成他的看法，給他很多鼓勵。

可是，他的資金不夠，但張和祥認為這位青年精明能幹，忠實可靠；遂答應由他擁有股權的華僑商業合作社信用貸款給他。因有幾塊土地面積較大，不能分割，要整塊賣；楊氏的資金仍不敷調用。於是，由張和祥擔保向東京住友銀行貸款購地。那時的日本銀行對於有信用的客戶，或有殷實擔保人的客戶，都可信用貸款，而且手續簡便。不像我國的銀行像開「當舖」一樣要抵押品，手續繁複；有些不肖的經辦行員還要「紅包」，阻礙了經濟發展。

日本計畫於一九六四（民國五十三）年，在東京舉行第十八屆世運會，於市區大興土木、築高速公路，完成地下鐵系統，闢拓街道；其結果

使楊氏購買的市郊土地變成新社區。比如：他所購的北千住土地，即在國鐵常盤線，東武線，日比谷線及千代田線交會的總站前面，人口急劇的膨脹，已變成了新興的商業心臟地帶。他購買的其他十多筆土地，有三處在車站前，有的改為商業區，地價增值百十倍；遂使楊氏頓成旅日僑社新起的億萬富豪。他創立的「水源集團」的大本營，就設在北千住總車站西側；水源大廈內經營有中式、日式餐廳、酒館、柏青哥、速食店及喫茶店等，因位在車站前，生意日夜興隆。

### 結交許多日本政要

他自東京僑社崛起後，幾位老僑領袖均扶持他，比如：張和祥即是扶持他最力的一位，民國三十九年，大陸變色後，當時日本唯一的東京中華僑校部份教職員有投共趨向，張和祥在愛國僑領擁戴下排出萬難，挺身肩任理事長一職。張氏為改選理監事會，即聘時年三十四歲的楊氏擔任評議員，繼選他為理事。

不久，張和祥成立協同組合四明商業合作社，也邀他為主要股東。張氏被選為自由新聞社長，亦邀他出資做股東。最妙的是：張氏擔任的日本世界龍岡親善總會負責人，會員原只限劉、關、張、趙四姓人士參加；張氏修改會章，邀請他入會。為的是他儀表出眾，青年幹練，熱心公益，肯捐錢出力。以後，他幾乎每年代表日本華商，參加世界華商大會，結識了各國僑領，他的投資事業亦隨之擴及世界各地，且在日僑社擔任諸多職務，做出許多貢獻，本刊前文已提及，茲

不贅述。

由於，他的幾家公司及餐廳皆位於地下鐵出入口附近，日本東京地區每屆參眾議員選舉時，楊氏都慨借公司或店舖作該區候選人的競選辦事處。故而，日本的政要如曾任首相的三木武夫，眾議長安井謙，參眾議員錦岡兵輔、金剛，東京市長鈴木等都成了他的朋友；以致僑社先後推選他但任東京華僑總會會長，日華經貿協會會長，亞東親善協會副會長及日本中華聯合會副會長等職務。

日本政要都喜歡「附庸風雅」，對中國的字畫，木石雕刻表示十分熱愛。楊氏每次回國時，皆要到國立故宮博物院及國立歷史博物館，去搜購一批複製品的古代名家字畫；有時還遠到苗栗的三義選購木雕，飛往花蓮購買大批笨重的石刻，運往日本作禮品。以後，他也慢慢地「附庸風雅」起來，迷上了古代字畫及骨董；國內一些退休政要與中央民代，知情後紛紛向他推銷，有的價碼高得離譜，但為了彼此面子，只好買下收藏，原封不動地堆放在二樓。他在教育文化界服務的一位劉姓至親，曾諷笑他：破銅爛鐵擺滿一屋子。因為，那些收藏品十之八九是「贗品」，是仿製的「假貨」。

約莫十五、六年前，台灣政要熱衷於打「高而富」球，上行下效，風行一時；以致「高而富」球場次第興建，球場俱樂部的球證或貴賓證，紛向達官顯宦，豪商巨賈推銷。楊氏礙於情面，台幣八十萬至三百五十萬元不等的球證，先後買了五張；他卻始終沒有上場打過一次這種「高而

富」的球。

## 家庭生活並不幸福

楊氏以白手起家，在日本歷經三、四十年的艱苦奮鬥，累積的財富據日本報刊估計：值日幣五百億元以上，折合台幣近一百億元。但他的家庭生活並不幸福，因為他的日籍後妻揚早智子，自幼及長均在日本島國民族文化薰陶下長大，心胸較為狹窄偏激，對祖國的認同大有差異，於子女的教育亦是如此。缺乏日本婦女的溫婉德性，卻染有中國富家少奶奶的積習；抽菸、喝酒、打牌及跳舞，只顧自己享受，任性又傲慢。他們兩人的性格迥然不同，仿似生活在兩個世界上的人。

他購下的立足區千住三丁目古厝，曾是明治天皇與羽兩度巡幸的行宮；楊氏將此「行宮」作水源集團總辦公室及住宅，風水奇佳，事業蒸蒸日上。但自他於民國六十年投下巨資，在立足區千住一丁目八番一號興建豪華住宅「榕園」，遷住後，家宅不寧，迭生變故。

十八年前楊氏的十八歲女兒楊文華，車禍死亡（日本報載是殉情輕生的），十三年前其父楊為仁，因食道癌病逝。在最近不到半年內，楊承錦、楊源華父子又不明不白的相繼去世；於短短十五年內，楊家三代有四人辭世，言之，令人鼻酸。

## 楊承錦的錦承故事

據迷信風水的旅日老華僑說：楊氏的「榕園」住宅，於四十七年前原是日本皇軍的一處軍營，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間，迭遭美國B29型飛

機濫炸，炸死官兵二千二百人以上，孤魂野鬼，難免作祟。據說：最近楊宅內，淒風苦雨之夜，經常有鬼魅哀號出現，嚇壞了附近小孩鄰居。

這幕家族悲劇的發生，肇因於夫妻家庭生活的不和諧；楊氏回到偌大的豪華家園，仿似進入「冷戰」的冰宮，夫妻父子見面，講不上三句話，不是爭論就是互不理會，毫無溫情與親情存在。

於是，楊氏視回家為畏途、為苦事。寧願在外拚命工作來發洩心中的苦悶，他初先沉迷於工作，繼而沉迷於骨董；後來夫妻兩人沉迷於遊樂，各玩各的。

## 楊氏父子死因成謎

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五年間，日本拜韓戰和越戰之賜，經濟持續成長，接連主辦了「世運」及「萬國博覽會」，經濟起飛，工作機會增多，待遇又好；而台灣那時尚未對外開放出國觀光。於是，國內有許多青年欲前往日本觀光或「淘金」，日本卻設下許多限制，為的是防止年輕女子前往「賣春」。如果，能有在日本的殷實公司行號出具「聘書」，則就易於「過關」了。

他設在東京的公司行號又多，擴展業務，亟需大量職員；尤其年輕漂亮，聰明伶俐的女性，向他求職，幾乎來者不拒，聘書照發。這些女職員中，品類繁雜，計有大家閨秀，小家碧玉，過氣將軍的掌珠與司令的千金，還有校長的女兒和報刊的女記者，以及打工的留學生。她們出國的動機不一，但都希望多賺些錢，以享受東京豐富

的物質生活。楊氏風度翩翩，家財億萬，自易與部份女職員兩情相悅地發生了情感。此一結果，使他的日籍後妻揚早智子，掀翻了醋罈子，更耽心家產被這些「新秀」掠走。

楊承錦、楊源華父子，僅在間隔五個月零一天內，相繼猝然死去，死因成謎。楊氏父子死後，被揚早智子草草火葬，連一個墓塚也沒有，毫無哀榮可言。

楊氏死後所遺下的龐大遺產，現正成為其編制內及編制外的妻子、兒子、女兒與情婦爭奪的對象，對楊氏的「後事」誰都不屑去管？因為，他們關心的只是「遺產」而已！

幸有楊氏遠在台北的胞妹楊承欽，妹夫劉昌博顧念親情，特聯名於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三日為楊承錦的逝世「七七」忌辰，假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二十三號善導寺大廳誦經悼念。親自到場致祭的黨國政要，福建鄉親及生前友好有：王昭明、何宜武、王成聖、陳翰珍、陳鐵夫、林則彬、楊與齡、林穆嚴、王聯奎、歐陽醇、張希哲、林炳康、馬鶴凌、黃家策、沈聯嵩、劉承叔、顧建東、趙孝風、雷震邦、彭滌華、柯華、朱大松、饒潤昌、楊尚強、周士芳、周慕晏、王君鐸、林友梅、郭秀華、蕭宗幹、張讚春、楊瑞增、楊祥鏘、王建、楊祥青、楊而亭、楊月英、劉禮增、楊祥宏、陳長廣、趙誠德、陳炎生、符義斌、白自有、趙仲武、鄒鳴岐、鍾容昭、楊崑玉、劉紹軒、徐國賓、高蔭榮、浮奇、郝飛、楊振華、曹嘉霖、劉建斌、吉升堂、周汝為、徐修恆、章以鼎、李成修、丁嫩媛、黃瑞章、紀登斯、劉景銘

(以上依簽名先後為序)等三百餘人。靈堂佈置、莊嚴穆肅、婉拒奠儀，但仍有親友致贈紙箱紙車、花圈花籃及輓幛者甚多，堆滿大廳。  
例如行政院僑務委員長曾廣順致贈「魂返道

山」輓幛一幅，徐亨致贈「行誼可師」輓幛乙幅，因篇幅有限，恕難一一記述。  
從楊氏家族發生的悲劇裡，人們可以體會到過多的財富是一種沉重的負擔，因為，財富是神

也是妖，它可以使妻兒子女反目成仇，骨肉相殘，家庭破碎。當財富說話時，真理就緘默了，親情就消失了。所以，有人說財富是一面照妖鏡，它會令妖魔鬼怪現出原形哦！



① 僑領楊承錦（右）贈駐日代表馬紀壯駿馬模型，祝馬紀壯赴

東京履新「馬到成功」。

② 左起楊承錦、蔣緯國、毛樹清合影。

